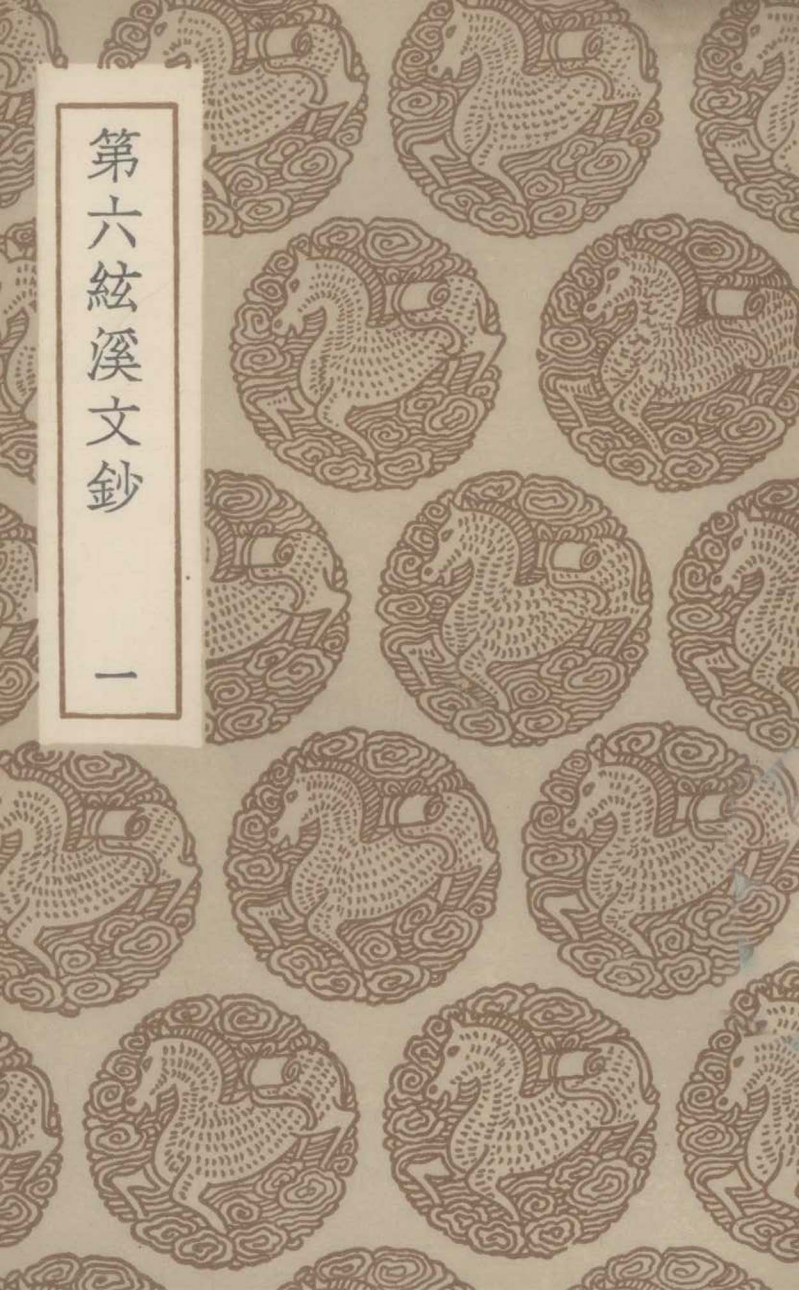


第六絃溪文鈔

一



第六絃溪文鈔

(一)

黃廷鑑著

常熟爲文學之鄉。才人輩出。接踵相繼。詩古文辭。代有專門。余來虞山也晚。未獲見曩日前輩風流。所得與相接者。惟琴六黃先生。先生爲余宗人大木翁之宅相。道光甲午乙未間。余館虞城臨海氏。與先生居相近。過從遂密。因得徧讀其所著書。知其嘗及趙巢寄王无黨兩先生之門。趙親受業于顧虞東先生。王爲崇川栢東皋先生入室弟子。文章學問。師承有自。先生爲人。惇良介樸。望之儼然。而卽之也溫。學愈高而心愈下。嘗語余以少補諸生。思以功名自奮。年踰四十不遇。遂絕意進取。初喜爲考據之學。經傳聲韻。皆粗涉獵。愛博而不專。繼復留心于邑中瑣事。見舊志遺佚者。輒手自繕錄。大雅弗爲焉。昔館照曠閣。愛日精廬兩家。頗多藏書。又苦於校讐之役。魯魚錯脫。剗氏按程。讀且未暇。遑言著述。忽忽三十年。今老至無成。言之可勝浩嘆。嗟乎。卽是言而先生之學可知矣。先生所撰琴川三志補記。拾遺訂訛。最有功于邑乘。同里張觀察已爲刊行。餘若虞鄉續記。虞文續錄。俱爲此邦文獻所係。其自著詩文。簡古純粹。不沾沾規仿一家。而于古自合。尤長於攷辨。每論一事。必尋流溯源。實事求是。非務華絕根者比。其必傳于後無疑也。因念吾宗之在虞山者。自元裳公至大木翁。凡四世。一門風雅。人各有集。幸先生珍重藏弄。悉以畀余。余將訂入家集中。爲行遠計。今先生靈光巋然。積稿盈篋。雖家貧不獲付梓。當世豈無深知篤好者。而忍令其湮滅哉。必不然矣。猥以譾陋。屬詮次其文。爰擇其尤者。得若干卷。略綴數言。用俟方來云。

道光丙申春三月。婁東季錫疇拜序。

余之獲交於黃君琴六在癸丑甲寅之間。閱今四十餘年矣。其時君設帳詒經堂。課從弟月霄。與余居祇隔一牆。往來甚便。嘗讀君應院試擢高等之作。和平溫雅。文如其人。心嚮往之。而未知其能古文也。今夏養病多暇。君出所著第六絃溪文鈔四卷見示。余受而讀之。汪洋渾灝。排纂謹嚴。真能於古名家外。別立一幟者。揆其得力之由。蓋數十年來。殫心載籍。汲古深則。儲理富。儲理富則養氣充。故發而爲文。短長高下皆宜。且從不標新立異。凡所撰述。皆根據經訓。反覆推闡。極於至精至當而止。此所以無意爲文。而文足千古也。夫論古文於今日。難言之矣。觀君與月霄論古文書。挾古來不傳之秘。不啻自道其深造之詣。後之人卽持此意以讀君文。庶幾近之。抑余竊有感焉。月霄從君學二十年。頗知好古。設天假之年。其造就必大有可觀。不幸中道委化。余甚惜門祚衰薄。不留讀書種子。而如君之能以經學誘掖後進。尤爲難能可貴也。

道光十五年歲次乙未四月下澣。愚弟張大鏞拜敘。

第六絃溪文鈔目

卷一 論 攷 辨 說

古文尙書論

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論

秦伯論

節義論 上 中 下

秦三十六郡攷

攷牀

五穀辨 上 下 續

亡無字辨

筍字無平聲辨

三十六字母辨

支塘爲南沙廢城辨 二

校書說 一 二

卷二 序 記 書

席子侃說文校勘記序

金文最序

愛日精廬藏書志序

廣釋名序

徐氏方案序

吾面齋詩存序

春巖陳君五十壽序

虞鄉續記虞文續錄自序

享帚山莊四友記

藏書二友記

讀知不足齋賜書圖記

游西山鵲鴿峯記

鄉耆社集圖記

梅皋別墅記

明建寧守鄉賢張公專祠增置祭田記

恬裕齋藏書記

記秦君台佚事

答王雲門問鄆國夫人姓氏書

答雲門論揚子雲姓從楊書

再與雲門論苻秦之姓從符書

答張椒卿論先孝子公墓書

與張若雲州司馬論太平御覽攷異書

答張月霄論古文書

卷三 跋 書後

續資治通鑑長編跋

鄭注爾雅跋

曲洧舊聞跋

庚申外史跋

明宮史跋 二

第六絃溪文鈔 目

校正文房四譜跋

校吳越備史跋

舊本漢武內傳跋

重輯漢武故事跋

校崑山郡志跋

元本敬齋古今艸跋

校刻吳郡志跋

校正宋本北堂書鈔跋

抄王介社詩跋

老圃秋容圖記跋

書齊民要術後

書李翰蒙求後

書楊五川黃給事傳後

書洪武蘇州府志後 二

書歸元恭文鈔後

書屈侃甫永安耆獻狀後

書史通後二

書手抄中吳紀聞後

書校建康實錄後

書縮寫元大德本白虎風俗二通後

書先節孝祠記後

再書先節孝祠記後

卷四 墓銘 行狀 傳 誄 家傳

趙先生墓誌銘

王先生墓誌銘

婁東明經張君墓誌銘

國學生顧君墓誌銘

朝議大夫張君行狀

徐翁小傳

張月霄傳

第六絃溪文鈔目

葉震谷傳

張駕鰲傳

楊遄飛傳

外舅靄林周先生傳略

王烈婦傳

曹烈女事略

練塘張孝女傳

姚母陳宜人傳略

朱孺人誄辭

龐氏孝愍三婦誄

先大父紫霞公家傳

先考牧邨府君行略

先妣季太孺人傳略

亡室周孺人傳略

第六絃溪文鈔卷一

古文尙書論

常熟黃廷鑑琴六著

鮑廷爵叔衡校刊

書之有古今文也。舊矣。唐初諸儒。校正五經。定從孔傳。卽今正義本也。第以古文明白易曉。今文艱澁難通。朱子亦嘗疑之。及其手定典謨。蔡氏親承作傳。初未嘗以爲僞也。自草廬吳氏。始昌言古文爲僞書。至郝楚望。梅鷟輩。從而和之。謂字字剽竊。填湊成篇。而古文尙書遂等于歸藏。三墳之比矣。按漢世古文。蝌蚪書也。自秦以來。古文久廢。安國通古文。亦若今人之於篆隸。略能解識耳。加以百年壁中之物。脫亂朽折者多。蓋安國於今文所有者。以今文譯之。其所無者。則以意連屬。俾可句讀而已。儒林傳所謂以今文讀之。因以起家者也。然則今文之艱澁。由得于口誦之本文。古文之明易。則出自校書之潤色。無怪乎四代之書。傳自兩人。而別爲二體也。書之在中祕者。漢志稱遭赤眉之亂。焚燒無餘。而其家則授受不絕。後漢儒林傳載孔僖世傳安國古文。其一證也。特以未立學官。傳之未廣。而授受間無名公鉅儒爲之表章。是以歷兩漢而其書未顯。迨永嘉之亂。大小夏侯。歐陽並亡。孔氏古文獨存。梅賾得之以獻于朝。此古文顯晦之大略也。特是志稱古文多十六篇。而今書有二十五篇。則不無可疑者。意者喪亂之後。篇帙脫誤。傳者私相補緝。容或有增損附會其間者。然如禹謨。虺誥。說命諸篇。辭旨閎深奧衍。斷非秦漢間文字所

能彷彿學者。苟好古而闕其疑。可分別觀之耳。至謂二十五篇爲梅賾一手僞撰。亦太誣矣。且古文見引于經傳諸子者。其辭句多參錯不合。足爲安國潤色之證。使出自後人之補綴。必將一一求合以實之。何以反見異同耶。且既能撰二十餘篇之經傳。何以舜典一篇獨缺而不撰耶。至書序雖非孔子作。自是孔壁所傳。史遷本紀中。歷歷引之。今亦疑爲僞託。則并史記而不讀矣。總之六經既遭秦火。皆失其舊。易有施孟、梁、京之學。詩有齊、魯、韓、毛之異。春秋則三傳之不同。禮經雜出諸子。論其章句文義。豈無牴牾。然列之學官。傳之後世。而無敢訾議者。則以聖人治世之大經大法。舍是無徵。況古文中之心源治法。微言古訓。較諸經爲切。劉子駿有言。禮失求之野。古文不猶愈于野乎。自郝楚望、梅賾之論出。世之詆毀古文日甚。至豐坊之徒。僞撰徐市、朝鮮諸本。誣民惑世。俗儒反信爲真。不亦怪哉。

吳項儒曰。實能從古今文異體中證明其故。詞核理確。與望溪說如騖之斬。古文書得此。毛氏冤詞可以不作。

邵環林曰。妙從內典之譯經潤文。悟出古文平易緣由。的是解鈴妙手。

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論

余讀檀弓孔子少孤章。索諸家疏解觀之。孔疏不知。謂不得委曲知父柩所在。非全不知也。有謂聖人無終身不知父墓者。陳氏說也。有謂本孔叢李由之誣者。任氏說也。有謂不知父柩之殯與葬者。江氏說也。及三復禮經。乃曉然知孔疏之爲確解。而餘說之支離謬妄爲可嗤也。蓋嘗論喪葬之禮。自委塋而有掩

埋。自衣薪而有棺槨。由是而加之封樹。由是而加之祭壻。世代愈降。禮制愈隆。非古人之薄。而今人之厚。風會積漸使然也。今之人囿於耳目之聞見。猥以近代之禮律遠古之事。謬矣。甚欲以聖人所制之禮。反脣於聖人未制禮之先。妄矣。攷家語。孔子云。古者不祔葬。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。祔葬始於周禮。季武子曰。周公蓋祔。是也。子曰。衛人之祔也。離之。魯人之祔也。合之。善夫。蓋周人雖祔。猶未皆同穴也。又曰。古者墓而不墳。又曰。古不脩墓。又古不墓祭。此數說者。皆禮經之明文也。觀此。則孔子之不知父墓。曷足怪乎。蓋古者惟不祔不祭。所以不墳。惟不墳。所以不脩。爲子孫者。但知墓在某地而已。禮。君子去國。祭祀居喪。皆如其國之故。三世而不變其常也。孔子。般人也。自防叔奔魯。至邾大夫。未踰三世。自從般人不祔不墳之制。當葬防時。孔子既幼。及長。又無後世墓祭之文。易墓之舉。亦第知父墓在防而已。卽欲詳考兆穴。以從周人之祔。其敢冒豫凶非禮之譏。則其不知父墓也。孔子豈有過哉。大抵三代之先。詳於廟而略於墓。故子也。見祔葬之是。而舍殷從周。善祔之宜合。而舍衛從魯。又鑒於前此封穴之無識。而爲之崇四尺之封。蓋邱墓之制。經孔子而始折衷至善。爲萬世法也。第當時不知父窆所在。則先墓之地。其敢輕啓封域而鹵莽將事乎。有耶曼父之母者。葬防之役。曾親見之。故問之而識其處耳。孔疏謂不得委曲知父柩所在者。實爲此章確解。顧詞句太簡。致讀者未能豁然。余故作此論以證明之。蓋以闡孔疏之簡。而歎陳滯諸家之妄也。

張鹿樵曰。洞明于古今殊制。疏解精確。此與古文尙書論。皆有功經學之文。

秦伯論

嗚呼。秦伯之德。得夫子之論而始顯。而夫子之論。得諸家之論而轉晦。何也。說者曰。太王欲翦商。而伯之德足以有天下。秦伯不從。而商祚復延。此讓商之說也。說者曰。太王見王季生聖子。欲廢長立幼。秦伯知之而逃。國遂傳季。後世遂有天下。此讓周之說也。吾以爲此二說皆非也。姑勿論太王之時。非翦商時也。令太王果欲翦商。伯心以爲非。而欲存商之天下。則伯當以一身任其難。明諫其父。而矢至誠格之。未必太王之不從也。奚爲不告而去。以其事諉諸弟乎。其爲讓周之說者。似矣。然伯非不才。太王何故欲廢長立幼。使太王有成命乎。伯直迫于父命。而讓德未見其至也。使太王萌諸其心乎。伯又不當曲成父過也。且太王賢者也。由前之說。伯忠矣。而太王近于不臣。由後之說。伯孝矣。而太王類于不慈。謂太王之賢而爲之乎。吾以爲伯之讓。蓋出自伯之心。而與太王無與也。按史記。秦伯無子。季歷生子昌。伯見季賢。而有聖子。可以光啓國家。遂欲以國讓之。斯意也。請諸父而恐不能得之。太王循兄終弟及之禮。又不得越仲而及季。卽幸而其志得行。而事已顯暴于人耳。伯不樂有是也。當其時。獨與仲謀。仲有同心。籌所以致國于季者。蓋匪朝夕。及定計于冥冥之中。一旦挈仲而逃。而國遂歸于季。而季不得不受。及再傳而有天下。則雖以國讓。而不啻以天下讓也。此伯之苦衷。而亦仲之克友也。固非秦伯之不從翦商。亦豈真太王之欲舍長立幼哉。或曰。信如子言。則秦伯亦猶子臧。季札之流耳。夫子奚獨以至德稱之。曰。秦伯惡可與臧。札比哉。臧。札之讓。讓于得國之時。人皆知之。其讓也。顯而易。伯之讓。讓于未得國之先。人莫得而知。其

讓也。隱而難顯而易者。其國幾階于亂。隱而難者。其後遂有天下。非夫子表微。人孰知其德之至哉。
邵環林曰。駁讓周之說。尤創而確。名論實經疏也。

節義論上

從來天下風俗政教。事事皆今不如古。獨于氣節一途。則爲古不如今。何也。古之論氣節也寬。今之論氣節也嚴。古之論氣節也恕。今之論氣節也刻。晚近以來。世愈澆而法愈密。設一必死之陷阱。驅而納之。至迫于無所逃。積之久而人漸趨之者衆。此亦風會使然。蓋臣以必死爲忠。則赴死者易。忠名濫而忠道轉晦矣。孔子曰。見危授命。又曰。危邦不入。亂邦不居。禮曰。謀人之邦。敗則死之。知古聖人之論臣節。非不諒其人之所處。而槩以忠臣不事二君一語科斷也。春秋書死節者三人。孔父、仇牧、荀息。而外無聞焉。于陳文子則許其清。于蘧伯玉則美其爲君子。于晏平仲則稱其爲善交。之數子者。皆當國亂君弑之日。而委蛇觀變。律以今之氣節。幾于臨難苟免。皆不得爲完人。豈聖人之取舍。猶有未至乎。由此推之。大臣有社稷封疆之守。與國存亡。下至一官一邑。有守土之責者。則死之。國家有內難。帷幄輔弼之大臣。與君存亡者。則死之。疆場禦敵。領軍將帥。有死綏之責者。則死之。與夫宗臣勳戚。凡平日之高爵厚祿。曾膺寵遇者。則死之。無論當官去位。律以致身之義。自無可逃。至若冗員散秩。沈淪下位。與初沾一命之士。能死者固不失爲忠。卽不能死。亦不足深罪。聽其人之自擇焉。如是而有能蹈死者。斯天下之真氣節見矣。然當死之中。又有別焉。一則義固當死。不幸值君之失道。內患猝起。非有易姓革命之事。身爲大臣。當以宗社

爲重。而不容遽死。一則天下未定。羣雄割據之秋。君臣之分未定。皆可留此身以待用。此又義之出于變。而可以無死者也。蓋死義者。經也。保身者。權也。死義者。律也。原情者。例也。經有定體。權可隨時。律有不易。例可變通。試釋夫大雅明哲之旨。孟子傷勇之言。質以春秋所書死節之臣。而理自明矣。

節義論中

或有見余之說者。詰余曰。如子之說。導人以不忠之行。開人以偷生之門。上悖國典。下壞人心。不亦惑世誣民之甚乎。余曰。非也。譬之一邑造反。則一邑之人。洵有罪矣。槩予駢誅。亦復何詞。然王者於此。殲其渠魁。而赦其脅從。則國威未始不伸。而德愈溥矣。夫殺身成仁之事。上哲猶難。卽過死傷勇。亦出賢智之過也。天地生人。賢者少而不肖多。使必以上哲之事。責之中材以下。而使之盡能。勢必詐僞滋起。舉凡貪位苟祿。禍國殃民之輩。皆得徼幸一死以塞責。而竊美名。不若區而別之。若者當死。若者可不死。度其地。原其情。以爲差。故有雖死而不爲忠。有不死而非爲倖者。惟寬其可以不死。而後責夫所當致死。則當死者愈不可逃。是說也。道雖寬而義更嚴。非真導人以不忠也。如晉之羊祜。杜預。皆爲魏臣。唐之房元齡。杜如晦。皆嘗仕隋世。而稱爲名臣。至如沈約。褚彥回。江總輩。皆以執政大臣。覲顏而仕兩朝。又如李陵之喪師。庾信之奉使。皆見危而不能致命。此固當死而不死。無可解免者也。他若徐勣。李靖之武略。王珪。魏徵之諫納。其功業炳于史冊。跡其所事。皆非一節。此又君臣之分未定。而自揣其材之足用于世。故不屑小節而就功名。譬之春秋之管仲。聖人許之。此皆當死而可以無死者也。夫朝廷崇獎忠烈。風勵臣節。立法不

得不嚴出乎此則入乎彼。不容別開徼幸之門。況後世人心不古。道與世升降。所謂大爲之防。民猶踰之。自不得復以春秋時臣節相例。至儒生尙論竊取聖人春秋書法。與論語許管仲之言。以著其當死可不死之辨。庸何傷。

節義論下

或又曰。臣子之于君。猶女子之于夫也。如子之說。臣可以事二君。女亦可事二夫乎。余應之曰。是亦不可一例論也。古來女子之以節烈著者。史傳美之。而列女中所紀載者。或以德。或以才。亦不必皆出於節而稱賢。故朝廷有旌節之典。而律文不科改嫁之罪。蓋能自蹈于義者。王者嘉之。其不能者。不強使也。攷之史。秦銘有有子改嫁爲不貞之文。則無子者不罪也。魏志有侯妻不復配之制。則士庶不禁也。漢唐公主夫死更適者。列傳書之。史家不諱。韓文公女改適。皇甫持正墓誌著之。范文正母謝夫人再適。歐陽永叔碑銘詳之。文家不諱。范氏義田贍族條。著有再嫁者予廿千。葬者視再嫁之數。見錢公輔義田記。此自來女子不醜改嫁之明證也。自宋儒有餓死事小。失節事大之論。明以來。女子一經改嫁。遂擯之不齒之列。而天下婦人亦皆恥言改嫁。而強爲守節。于是有託名不嫁。而中善醜言者矣。有青年抑鬱勞瘁。而枉其生者矣。有飢寒無活。母子俱斃。致斬其夫嗣者矣。竊美名而貽實禍。此皆宋儒一言爲之俑也。禮云。從一而終。夫死不嫁。不知此爲士大夫以上言之。非以律匹夫編戶之賤也。況境有安危。事有常變。設有青年無子。拙于女紅。內外無依。貧無所活。而必以守節二字。強之餓死。是豈先王制禮之心。且有呱呱遺息。朝